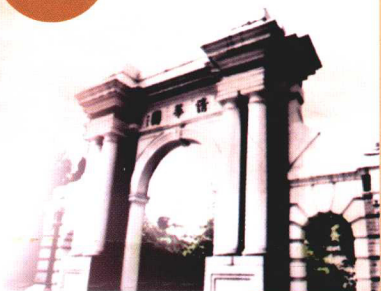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大字版

清华园里的
人生咏叹调

李昕 著



从最近的距离
见识世纪学人风范

中国盲文出版社

清华园里的
人生咏叹调

李昕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大字版) / 李昕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02—6430—9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0927 号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著 者: 李 昕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65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2—6430—9/I·1397

定 价: 18.00 元

编辑热线: (010) 83190019 83190259

销售服务热线: (010)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上 辑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记我的父亲李相崇 / 3

下 辑

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 / 105

三访周有光老人

——谨以此文恭祝老人 110 岁华诞 / 133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记清华园里的老舍先生

上辑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记我的父亲李相崇

几个热心的清华大学教授子弟，编写了一套书，题为《清华名师风采录》，第一辑出版了，又要出第二辑。因为我是做编辑的，他们把书稿目录寄给我看，希望我提一点建议。我注意到，他们列出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名师里面，有钱锺书、曹靖华、吴达元，也包括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总共 16 人，个个都是“老清华”，而 1952 年院系调整后留在清华的却一位都没有，自然，名单中也没有我父亲李相崇。我对这套书的主编说，你们提到的外文系名师，有的在清华任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有的只呆过两三年，但我父亲，从 1946 年进入清华，到 1986 年离休，一直在外文系任教，他是院系调整后第一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是 80 年代清华恢复外语系时的第

一任系主任，直到 2004 年他 90 岁时，还在担任《大学英语》和《英语教学与研究》两个杂志的主编。他还不够清华名师资格吗？

那主编听了我的话，连说这是疏忽。正好，他在为第二辑约稿，希望我马上写一篇收进来。我婉言谢绝了。我说，如果写，我也不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写。我另外有话要说。我会像周启博写他父亲周一良那样写我父亲，我要帮助他反思自己的一生。

事后，我想，这本《清华名师风采录》没有收录我父亲，可能也没有错。他的名气确实不像已经收录的 16 人那样大。但是之所以如此，恐怕还是因为他把一辈子奉献给了清华。这真是个悖论呢。



1912 年 8 月 6 日，在当时被称为“东亚第一馆”的青岛亨利王子大酒店，一场盛大的婚礼正在举行。新郎李涛，新娘周沅君，他们就是我的祖父和祖母。参加婚礼的来宾，多是辛亥后云集

青岛的前清达官贵人，规格极高，场面热闹。并非我的祖父祖母有多么出众，而是因为他们的联姻背景引人注目。我祖父李涛，是前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胞弟；而我祖母，是前清两广总督周馥的孙女。提督的弟弟迎娶总督的孙女，捧场的人自然不会少。

婚礼过后，李准携家眷返回香港。后来又迁居广州、天津等地。祖父祖母始终随行。我曾祖父去世得早，而李准又年长我祖父 23 岁，是为“长兄大过父”。祖父不仅跟着这位大哥长大，而且一直到 1936 年李准去世，他的家始终依附着大哥的大家庭。祖父自己没有很大的出息，后来在天津市政府做小秘书，靠一手漂亮的书法，给政府官员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收入微薄。他自己的小家，总要依靠李准的钱。

李准这个前清旧官僚，一辈子做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李准任职广东水师提督期间，英国侵略者多次窜入南海非法测量，掠夺海洋资源。清廷提出抗议，英政府仗着“坚船利炮”而置若罔闻。宣统元年（1909 年），李准率官兵 170 余人，

乘二舰前往西沙查勘，探明岛屿 15 座，逐一命名，升旗鸣炮，宣告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同年，在巡海时发现日本商人在东沙群岛私自开采，遂提请清政府对日交涉，终将日人驱逐。

其次是作为前清官员，李准曾率部镇压 1902 年广州洪全福起义、1907 年潮州黄冈起义和广西钦廉起义、1910 年广州新军起义，特别是参与镇压了 1911 年广州“三二九”起义（也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

第三是辛亥革命时，他于 1911 年 11 月初宣布反正起义，还派员说服在惠州据城顽抗、与陈炯明等民军激战的清廷陆路提督秦炳直开城投降。此后胡汉民赴广州，就任都督，广东全省得以兵不血刃而宣告独立。胡汉民曾在一份文告中公开宣布：“粤东省城九月（指旧历）反正，以李直绳君之功为最。”李直绳就是李准。

李准就是这样一个功过相兼的人。辛亥以后，为了避免革命党与他的旧时积怨惹祸上身，袁世凯请他出来继续做官，被他婉拒；后来溥仪建“满洲国”也有意请他出任伪职，他亦坚辞不受，守住大节无亏。整个晚年，他超脱于各种政

治势力和权力之外，明哲保身，变成了一个文人，整天写戏看戏，演练书法，著书立说。

我父亲李相崇出生于 1914 年 12 月 7 日，他和我祖父一样，也是跟着李准长大的。从出生一直到读大学前夕，都是李准供养。这种情况，致使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政审的表格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时，父亲犯起难来。因为我祖母是周家大小姐，周家人经商，给了她 3 万块钱股票，她也便是有产者。所以父亲填表时若是随祖父填，那就是“职员”；随祖母填，那就是“资产阶级”；随实际抚养他的李准填，那就该填“旧官僚”。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这三种出身，在不同的表上都填写过。

父亲到了上学年龄时，李准的家已经搬到了天津。李准利用自己手里的积蓄，在今天天津和平区某处买了一块地，在那里盖了八座欧式二层别墅型洋楼，称为泰华里 1~8 号。其中 1~3 号，李家自用，4~5 号，租给了我祖母的三哥周叔弢先生（此人后来是著名工商实业家，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天津市副市长），6~8 号外租。后来我听说，著名书法大师郑诵先（前中宣部常

务副部长郑必坚之父）曾租住过 8 号。

因为和周家住在一起，父亲和周家的几个与他年龄相仿的表兄弟周一良、周珏良等一起长大。父亲和周家兄弟都没有进过小学，而是由家庭教师在家授业。周家殷实，且重视教育，所以不惜重金，聘请的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周一良晚年回忆起来，唯一的遗憾只说他的家教没有教会他做旧体诗，致使他不会“用诗骂人”，但是“四书五经”，他是早早就熟读的。而我父亲的家庭教师就没那么有学问了。毕竟时过境迁，李准此时家业破落，千金几乎散尽，不能再像二十年前那样，把能诗能文的前清秀才、后来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聘到家里，给他自己的儿子李相枚和我祖父二人做家教了。所以父亲童年时代，没有得到像周一良他们那样的国学基础训练。以至于几十年后他成了外国文学翻译家，却坚持翻译文艺理论，不大敢涉足文学创作。他一辈子没有翻译过诗和小说。他总是说，自己的中文底子不行。虽然，在我看来，他们这一代人的中文修养，比起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要高一些的。

父亲是从中学阶段开始接受西式教育的。他

起先进过两所教会中学，从初三起转到南开中学，他的南开同学中，著名的有韦君宜（那时名叫魏綦一）和何炳棣。但是他家教时期的基础不好，可能也还不懂得用功，成绩是无法与韦、何相比的。上高中一年时，居然还留级。李准在这一年的《自编年谱》中记录：“相崇侄以不及格留级一年班。”在慨叹了其他几个子侄读书也不努力之后，他说：“是期总共交学费三百余元。余力竭矣！倘再不好好读书，何以对吾乎？”

和周一良、周珏良从小跟着专门的外教学外语不同，父亲儿时在家里只读过一本很简单的英语课本。教会学校的初中，大多以英语授课，他听不大懂，学得一塌糊涂，所以频频转学。到南开后，高中一年级下学期，英语考试还是不及格。考试等级分为 A、B、C、D 四级，D 级就是不及格，但是老师居然给他判了一个 E！一次在课堂上老师提问，点到他回答，他张口结舌，被老师用英语骂道：“A Piece of Wood（一块木头）！”这句话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从此发奋。在一个暑假里，他几乎拿出全部的时间，精读了几本不太难的英文小说，总共有 1000 多个页码，

结果发现，精读不仅可以提高理解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写作能力乃至听力。再回到学校时，他发现原来他听不懂的英语讲授课程，例如《西洋历史》之类，现在都听懂了。从这以后，他从一个差生摇身一变成了优等生，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1933 年他被保送进了南开大学英语系，此后几年他的成绩一直名列第一。他的老师，英语系主任柳无忌和教授赵绍熊都非常赏识他。上大学那年，李准的《自编年谱》里记载，“川中仍不来一钱，穷困达于极点”。但是父亲从此年年拥有奖学金，不需要再花李准的钱。在大学期间，父亲认识了同班的漂亮女生刘佩锦。她的功课不好，父亲常常帮助她补课。很快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七七”事变以后，南开大学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举校南迁，和清华、北大一起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时父亲尚有一年学业没有读完，为了免于跟随学校搬迁的一路折腾，1938 年，他和刘佩锦一起，到上海沪江大学借读。沪江大学在上海的法租界，那时的租界是“孤岛”，日本人尚

未进入。他们利用孤岛的安宁，在一年里完成了大学学业。

二

大学毕业时，西南联大已经辗转在昆明落位。父亲写信给他的南开老师柳无忌先生，表示希望到联大去任教。柳无忌回信说，联大的外语系被清华的陈福田把持，排挤外来户，咱们南开人在这里受气，你不必来了。父亲只好另想办法。为找工作，他曾到香港呆过一年，也无功而返。

1941年，他和我母亲刘佩锦在天津结婚。一年以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那就是我的大姐李维琪。

为了工作，他们带着女儿来到北京，父亲在一间银行里面当柜员，一干就是好几年。整天的工作，无非就是打算盘、记账。所以他的手指拨算盘，永远技法娴熟。“文化大革命”时清华大学开门办学，派他到工厂劳动，有一天工厂里忽然需要做一点计算。工人拿来算盘，他上来噼啪几

下搞定，把大家看愣了。人家觉得这个老教授怎么会有这个绝活，其实他是正经的专业出身呢。

银行的工作很轻松，父亲就动了抓紧时间学习的念头。虽然没有担任外语方面的专业工作，但是这几年恰恰是他在外语方面功夫下得最深的几年。上班时一有空就看，晚上熬夜学，居然是几门外语一起学。原本英语是自己的专业，法语学过一些有基础，他利用这段时间先攻法语，再学日语和德语。他自己研究了一套速成的学习方法，居然可以在一两年里搞定一门外语，达到读书基本无障碍的程度。后来，一直到 1960 年，他始终在坚持学习新的外语语种。又陆续学了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捷克语，一共九门。国内的外语学者，很少有他这么“博”的。上世纪 80 年代，有个叫王同亿的，号称自己用背字典加阅读训练的方法，掌握了十门外语，一时报上广为宣传，人称“王十国”。父亲知道此事后，淡淡一笑，说这有什么可宣传的？不过是为了多卖几本他编写的辞典而已。父亲从来不对外人讲他是“李九国”或者“李八国”，但外语界很多人对此是了解的。在一

次会议上，他见到著名的英语专家许国璋。许先生和他握手时说，“跟你比起来，我们这些人只能叫做英语教授，你才是外语教授。”

他开始学习俄语稍晚，那是 1943 年 4 月的事，当时苏联刚刚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他崇拜和尊敬苏联，希望更多地了解苏联，于是开始学习俄语。他学得很快，只一年，已经可以看书。但是比起其他语种，他后来在俄语上功夫下得最深，坚持时间最久。当时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因为苏联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所以日本人禁止中国人学习俄文。但是父亲已经懂了日文，他就到书店里买来日俄对照的书来读。若有人查问，这样当可掩人耳目。可是这样一来，他把两门外语同时学好了。他又找到一个白俄老头儿，这个人是俄国革命时为了逃避苏共来中国避难的。与白俄接触，日本人没有什么戒心，所以父亲便与那白俄交换学习，他教对方中文，对方教他俄语，并练习对话。这样学习，几年以后，他认为自己俄文听说读写的全面能力比他在大学当作专业来学的英文还好。后来他到清华任教后，原本是教英语，但